

侗水语的鼻冠音与前喉塞音声母*

龙润田

[摘要] 侗水语支部分语言仍存在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内爆音)声母类,两类声母是该语支显著的语音特征之一。本文通过对新获取侗语材料和公开水语材料的关系词例进行比较分析,论证了侗水语的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均来源于原始侗水语时期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声母的假设;并讨论了两类声母从原始侗水语时期到现代侗水语支各语言的语音变化。是否存在鼻冠音声母是侗语群和水语群最大的区别,也是造成现代侗水语关系词读音差异的原因。这个差异主要是由原始侗水语的复辅音声母产生多方向的语音演变造成的。

[关键词] 鼻冠音 前喉塞音(内爆音) 原始侗水语 语音演变

侗水语支语言是侗台语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中国中西部的贵州、广西和湖南三省区。李方桂(Li 1973)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指出侗水语群是侗台语族的组成部分,并将侗水语群下分为侗语、水语、莫语和佯僙话四个次群。艾杰瑞、杨权(Edmondson and Yang 1988)和梁敏、张均如(1996:6-13)分别构建了侗台语族谱系树图,将侗台语族分为四个语支,侗水语是其中一支。同时,按亲疏关系将侗水语支各语言分为两类,侗语、仫佬语、拉珈语和标语为一个语群,可称“侗语群”;水语、毛南语、莫语、锦语和佯僙语为一个语群,可称“水语群”^①。侗语和水语分别是两个语群的代表性语言。

带鼻冠音和带前喉塞音的浊塞音声母是侗台语族语言重要的声母类型,二者在侗台语语音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前喉塞浊塞音声母,即语音学研究中的内爆音^②(朱晓农 2006),也简称为前喉塞音或先喉塞音。这类辅音是塞音发音成阻过程中,喉头下沉,声道容积增大,口腔内气压降低,口腔内外形成气压差,除阻时外部气流因气压差产生气流倒灌形成的。它们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十分常见,全球仅有约 10% 的语言存在内爆音音位(Maddieson 2013)。带鼻冠音的浊塞音声母,简称鼻冠音声母,可以看作是鼻音与浊塞音结合的复辅音声母,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字记录侗语文献书写系统研究(21CMZ040)”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上宣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感谢。本文侗语材料来自石林、龙耀宏、毕谦琦和笔者的调查以及侗语调查词汇卡片(1956-1958 年中国科学院第一语言调查队侗语调查组收集,龙耀宏整理);水语材料来自曾晓渝(2004)、李方桂(2008)、康蔼德、潘兴文等(2014);其他侗水语支语言材料主要来自梁敏、张均如(1996)。

^① 梁敏、张均如(1996:26-29)在讨论侗水诸族先民的迁徙时,将侗水语支分为“侗仫”和“水毛”两支,即本文所述“侗语群(侗仫)”和“水语群(水毛)”。

^② 内爆音/b/、/d/是前喉塞音/pb/、/pd/的准确记录,学界在其时讨论时均将这类声母称作“内爆音(implosives)”。本文旨在讨论这类声母的历史来源和演变特点,称其为“前喉塞音”能够更直观地看出音变情况。对于不同学者的研究,本文引述时均忠于原文表述。

其在音位划分上属于单辅音类 (Silverman 1995)。

作为侗台语族语言最显著的音系学特征之一，武鸣壮语、龙州壮语、柳江壮语、布依语、傣语、老挝语等台语支语言，水语、毛南语、佯僙语、莫语等侗水语支语言以及黎语各方言中均存在 ?b、?d 等前喉塞音声母。学界对侗台语族该类声母开展了广泛讨论。李方桂 (Li 1977:254-257) 将原始台语这类声母构拟为具有紧喉性质的塞音，包括 *?b、*?d、*?、*?j 和 *?w；陈忠敏 (1989, 1991, 1995)、洪波 (1991)、邢凯 (1995, 1999)、韦景云 (2015) 等对侗台语尤其是台语支语言前喉塞音的演变情况、条件和历史来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侗台语族的鼻冠音声母主要存在于侗水语支语言中。水语、毛南语及莫语^①中均保留有鼻冠音和前喉塞音的差异。倪大白 (1980, 1984, 1996) 分别讨论了水语、莫语中两类浊塞音声母的来源以及两类声母在原始侗台语中的形式。朱晓农、寸熙 (2006)、黄行 (2012) 分析讨论了侗台语内爆音和鼻冠音的历史来源。在此基础上，曾晓渝 (2013)、韦名应 (2015)、龙海燕、潘吉艳 (2022) 等对水语、毛南语鼻冠音和内爆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考察。

目前学界对侗台语前喉塞音和鼻冠音声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主要有两种观点：朱晓农、寸熙 (2006) 提出侗台语具有完整的“清爆音>内爆音>鼻音/鼻冠音>浊爆音”连串链式音变过程；倪大白 (1996)、黄行 (2012) 则提出侗台语的内爆音来源于复辅音等复杂的有标记音，黄行 (2012) 还进一步指出二者差异主要在内爆音声母的来源上。

在侗水语历史语音研究中，由于早期公开的侗语调查材料中未发现鼻冠音和前喉塞音音位，学界对该语支这两类声母的研究普遍聚焦于水语、毛南语等保留两类声母的水语群语言，取得大量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对侗语群语言的深入调查，发现传统研究指出的侗水语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关系词例在侗语内部的演变比想象的更复杂。这为深入讨论侗水语支语言这两类声母的来源和演变带来了新的启示。本文旨在利用近年来新公开或调查获得的侗语材料和公开的水语材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现代侗水语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声母的表现，讨论两者在原始侗水语时期的面貌，并通过关系词比较揭示这两类声母在侗语、水语中的演变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 鼻冠音声母

侗水语研究一般将鼻冠音和前喉塞音放在一起讨论。如曾晓渝 (2013) 在讨论早期水语面貌的基础上，将现代水语各土语鼻冠音声母的主要来源大致分为鼻冠塞音、前喉塞音两类，并指出两类来源的差异主要依据三洞水语同源词声母读鼻冠音还是前喉塞音。龙海燕、潘吉艳 (2022) 也提出水语鼻冠音声母来源于内爆音的演变。

现代侗语各方言土语均不存在鼻冠音声母，现代水语读鼻冠音声母的关系词例在侗语内部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对应关系。本文推测表现的差异或与词例声母的不同来源有关。为便于分析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声母的差异，依据曾晓渝 (2013) 的研究，此处先讨论演变过程中不涉及前喉塞音的情况，涉及前喉塞音的演变将在后文论述。

现代侗水语中仅水语、毛南语存在鼻冠音。莫语虽有报道存在弱鼻冠音 (倪大白 1984)，

^① 倪大白 (1984) 指出方村莫语中存在一套带先喉塞音的浊塞音和一套带有轻微鼻冠音的浊塞音，两套是对立音位；杨通银 (2000:160-164) 则指出莫语的鼻冠浊塞音已经完全转变为纯浊塞音，并与前喉塞音形成对立。据此，本文认为现代莫语中已不存在鼻冠音音位。

但现代莫语该类声母已经发生了演变（杨通银 2000:163）。水语鼻冠音主要为 m^b 、 n^d 两种形式，部分土语还存在 η^g 音位。毛南语鼻冠音形式则较为丰富（梁敏 2009:628-630），除保留水语中出现的三种鼻冠音外，还保留对应的唇化音、腭化音及 nd 声母。梁敏、张均如（1996:72-73）据水语和毛南语中存在的鼻冠音声母，将这类声母在原始侗台语时期的形式构拟为 *NC、*NCl/r。倪大白（1996）也提出这类侗水语的鼻冠音可能与侗台语复辅音声母有关。曾晓渝（2004:47-54）将这类鼻冠音声母的早期水语形式构拟为 * m^p 、* nt 、* n^k 、* n^q 。康蔼德、潘兴文等（2014:80-86）则认为现代水语中的鼻冠音声母均源于原始侗台语中有前鼻音的一个半音节。此外，杨通银（2000:193）通过莫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认为由鼻冠音演变来的现代莫语全浊塞音源于古音类 * mp 、* nt 、* η^k 和 * mb 、* nd 、* η^g 。水语作为侗水语的代表性语言，存在大量鼻冠音声母词例。本文主要依据现代水语鼻冠音声母的表现形式，同时参考相关亲属语言的关系词例对应情况，按发音部位对侗水语的鼻冠音声母进行讨论。

（一）双唇部位声母

双唇部位的鼻冠音在水语和毛南语中较为常见，主要包括常态鼻冠音 m^b 和腭化鼻冠音 m^bj 。侗水语中与这类声母相关的关系词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侗水语支中与水语双唇部位鼻冠音声母有关的词例^①

汉义	原始侗水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独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交梨	塘年	板良
男	*mpa:nA	pan ¹	pan ¹	man ¹	pan ¹	wan ¹	man ¹	wan ¹	m^ban^1	m^ban^1	m^ban^1	pan ¹
缺 _{缺口}	*mpinj ^②	piŋ ⁵	peŋ ⁵	miŋ ⁵	piŋ ⁵	miŋ ⁵	piŋ ⁵	meŋ ⁵	$m^baŋ^5$	$m^baŋ^5$	$m^baŋ^5$	—
栽种	*mpraA	mje ²	mja ²	—	mja ²	na ²	na ²	mja ²	m^bje^1	mie ²	mje ²	mje ²
穗	*mpraŋA	mjer ²	mjen ²	mjen ²	mjen ²	naŋ ²	mjan ²	mjan ²	m^bjan^1	mjen ²	mjan ²	mjan ²
蚂蟥	*mplinjA	mjin ²	mjin ²	mjin ²	mjin ²	zjin ²	njin ²	mjin ²	—	min ²	min ²	min ²

注：1. “男”：仫佬语 man¹，毛南语 m^ban^1 ，佯僙语、锦语、莫语 ban¹。

2. “缺_{缺口}”：仫佬语 ?waŋ⁵，拉珈语 waŋ⁵，毛南语 $m^baŋ^5$ ，佯僙语 baŋ⁵，锦语、莫语 biŋ⁵。

3. “栽种”：仫佬语 mya²，毛南语 m^bo^1 ，佯僙语 ba²。

4. “穗”：仫佬语 myaŋ²，毛南语 m^baj^1 ，锦语、莫语 bjan¹。

5. “蚂蟥”：仫佬语 min²，拉珈语 plin²，毛南语 m^bin^1 ，佯僙语 min²，锦语 piŋ¹。

杜冠明（Thurgood 1988）将以上词例声母的原始侗水语时期形式构拟为 * mp 和 * mpl/r ，梁敏、张均如（1996:336-347）也将其原始侗台语形式构拟为 * mp 和 * mbl/r 。二者均认为上述关系词例声母的早期形式与鼻复辅音有关。在现代侗、水语中，这两个声母的关系词例表现差异较大。从表 1 各词例的声母对应看，大部分语言均保留有鼻音音位。据此我们认为，以上关系词例在原始侗水语时期的声母形式应为带鼻音的复辅音声母，与前人观点一致。

词例“男”“缺_{缺口}”，原始侗水语的声母构拟为 * mp 。现代侗水语均读单数调，早期声母

^① 除特别说明外，原始侗水语拟音源于杜冠明（Thurgood 1988）。侗语材料来源：章鲁（龙耀宏 1997 年调查）、岩洞（笔者 2018 年调查）、陈团（1956 年调查卡片）、独洞（前人多称“独峒”，1956 年调查卡片）、贯洞（1956 年调查卡片及石林调查）、小广（龙耀宏 2010 年调查）、中寨（笔者 2019 年调查）、邦寨（龙耀宏、笔者 2017 年调查）。为便于比较，声调均标记调类，其中带“/”的单数调对应早期原始语清送气音声母。

^② 此为原始侗台语拟音，见梁敏、张均如（1996:937）。

可能是清音。从大部分现代水语调查点和毛南语读鼻冠音 m^b 的现象，推测原始侗水语时期的声母形式为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声母，而非带有后置塞音的鼻复辅音声母。水语、毛南语这类词的演变应该是清塞音受前置鼻音影响浊化、鼻音弱化的结果，即 $*mp > m^b$ （单数调）。佯僙语、莫语、锦语读 b，源于 m^b 中鼻冠音塞化（朱晓农、寸熙 2006），即 $m^b > b$ 。

板良水语的“男”和部分侗语调查点的“男”“缺缺口”，声母均读 p。考虑到鼻冠音在发音过程中声带振动加强，使其变得更浊，因此侗水语调查点中的声母 p 不太可能直接从 m^b 演变而来，应该是前置鼻音脱落消失、塞音留存的结果，即 $*mp > p$ 。

词例“男”，在侗语北部方言的小广、邦寨侗语中，声母读 w，与拉珈语“缺缺口”声母一致。朱晓农、寸熙（2006）认为这个 w 可能来自于内爆音或鼻冠音的擦化。但在侗语各调查点中并未发现这个词有内爆音或者鼻冠音的演变痕迹，所以此处 w 更可能的来源应该是复辅音声母中两个辅音相互影响的结果，即 $*mp > w$ 。前置鼻音 m 受基本辅音 p 发音影响，鼻流降为口流，m 向发音强度大（擦音）的方向变化。同时，p 受到 m 变化后的口部气流影响，成阻过程被突破，塞音擦化，在此过程中前置鼻音带来的声带振动保留，形成浊擦音 w。

此外，“男”“缺缺口”在部分侗语调查点和仫佬语中还存在读 m 的情况。这个 m 应该源自原始侗水语复辅音 $*mp$ 中基本辅音 p 的脱落，而非来自于前喉塞音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如果这个 m 来自于前喉塞音的鼻化，章鲁、岩洞侗语的声母 p 就应是前喉塞音（内爆音）的前一音变阶段（朱晓农、寸熙 2006），但在侗语中并未观察到中间过程。“缺缺口”，仫佬语声母为 ?w，这个喉塞音的来源可能与 m 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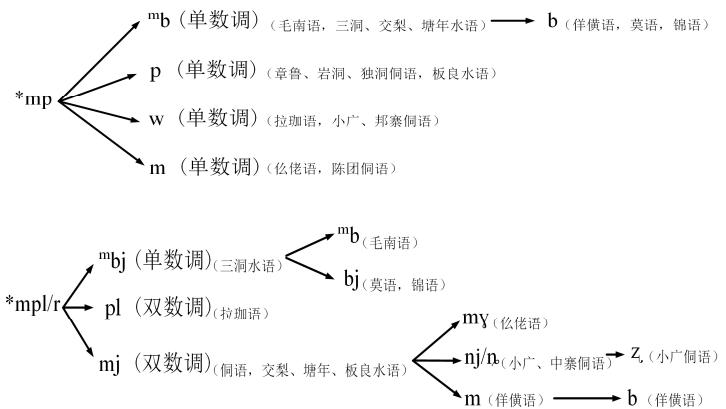
词例“栽种”“穗”“蚂蟥”，现代侗水语大部分调查点念双数调。梁敏、张均如（1996:346-347）将其原始侗台语声母拟为 $*mbl/r$ ，并认为现代侗台语中这类词例读双数调，与早期的浊音相对应。但从声母对应关系看，侗水语该类词例声母的早期形式应该与 $*mp$ 一致，是清音，原始侗水语时期该类声母形式为 $*mpl/r$ 。声调的差异很可能是复辅音声母向不同方向演变的结果。当复辅音声母 $*mpl/r$ 向鼻音方向发展时，声调跟随声母辅音有一致的变化，呈现出浊鼻音读双数调的表现。

上述三个词例侗语的读音表现与“男”“缺缺口”完全不同。词例“栽种”“穗”“蚂蟥”，三洞水语、毛南语等的演变与 $*mp$ 的变化一致，仍读鼻冠浊塞音搭配单数调。而侗语、大部分水语调查点以及仫佬语则向塞音脱落、鼻音留存的方向发展。小广、中寨侗语声母读 n，可能是复辅音声母中的塞音脱落后，鼻音 m 受后置辅音影响发音部位后移而产生的。“蚂蟥”，小广侗语声母为 z，则是鼻音 m 受后置辅音影响，发音紧张点后移并塞化的结果。

“栽种”，佯僙语读为 ba²，声调为双数调，早期声母应该是浊音，b 有可能来自复辅音向鼻音演变后鼻音塞化，并非鼻冠音的演变。“蚂蟥”，佯僙语读 min²，声母演变过程类似。

综上讨论，根据亲属语言中关系词例的表现，本文将“男”“缺缺口”声母的原始侗语^①形式构拟为 $*mp$ ，原始水语形式构拟为 $*mb$ ；将“栽种”“穗”“蚂蟥”声母的原始侗语形式构拟为 $*mr$ ，原始水语形式构拟为 $*mbj$ ；将所有词例的原始侗水语形式构拟为 $*mp$ 或 $*mpl/r$ 。同时，我们推测侗水语这类 $*mp$ 和 $*mpl/r$ 复辅音声母的音变在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声调分化前就开始了。主要音变过程如下：

^① 此处原始侗语为侗语群语言早期形式，原始水语为水语群语言早期形式。据杜冠明（Thurgood 1988）和梁敏、张均如（1996:26-29）有关侗水语族迁徙情况分析，侗语群原始语主要演变为侗语和仫佬语，水语群原始语主要演变为水语、毛南语、莫语和锦语，佯僙语、拉珈语和标语的演变与其他语言存在时间差异。



此外，从关系词例在攸佬语的读音表现推测：早在原始侗水语时期，*mp 和 *mpl/r 的鼻音形式就可能存在差异，*mp 中鼻音可能存在喉塞成分，*mpl/r 中鼻音则可能为全浊鼻音。不同鼻音标记可能是该类声母在现代侗水语支语言中与不同声调搭配的来源，但还需要更多材料才能验证。

(二) 齿龈部位声母

齿龈部位的鼻冠音是侗水语中另一类较为常见的鼻冠音声母。在该发音部位，水语和毛南语均存在ⁿd 和腭化音ⁿdj。关系词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侗水语支中与水语齿龈部位鼻冠音声母有关的词例

汉义	原始侗水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独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交梨	塘年	板良
矮	*thramB	təm ⁵	thəm ⁵	thəm ⁵	təm ⁵	thəm ⁵	tam ⁵	thəm ⁵	ⁿ dəm ⁵	ⁿ dam ⁵	tham ⁵	thəm ⁵
短	*thrinC	tən ³	thən ³	tjən ³	tən ³	tən ³	thən ³	thən ³	ⁿ djin ³	ⁿ dʒən ³	thjen ³	thjin ³
蝗虫	*thrakD	tak ⁷	tjæk ⁷	tjæk ⁷	tæk ⁷	ta ⁵	njak ⁷	ta? ⁷	ⁿ djæk ⁷	ⁿ djæk ⁷	ⁿ djak ⁷	tjak ⁷
眼睛	*thlaA	ta ¹	ta ¹	na ¹	ta ¹	ta ¹	na ¹	ta ¹	ⁿ da ¹	ⁿ da ¹	ⁿ da ¹	ta ¹
买	*traiC	təi ³	tjəi ³	—	təi ³	təi ³	ljəi ³	təi ³	ⁿ djei ³	ⁿ djei ³	ⁿ dʒi ³	tjei ³
柴	*tritD	tət ⁷	tjət ⁷	lji ⁷	tət ⁷	tit ⁷	ljət ⁷	tet ⁷	ⁿ djit ⁷	ⁿ dʒət ⁷	ⁿ djet ⁷	tjt ⁷
香	—	tag ¹	tag ¹	naŋ ¹	tag ¹	tag ²	naŋ ¹	tag ¹	ⁿ daŋ ¹	ⁿ daŋ ¹	ⁿ daŋ ¹	ⁿ daŋ ¹
黄蜂	—	lin ¹	lin ¹	nin ¹	lin ¹	—	—	—	ⁿ din ¹	—	ⁿ din ¹	ⁿ din ¹

- 注：1. “矮”：攸佬语 hyam⁵，毛南语 djam⁶，佯僾语 ram⁵，莫语 djam⁵，锦语 dam⁵。
 2. “短”：攸佬语 hyən³，毛南语 din⁴，佯僾语 rən³，莫语 din³，锦语 din⁶。
 3. “蝗虫”：李树侗语 nə⁵，拉珈语 plak⁷，佯僾语 rjæk⁷，莫语、锦语 djak⁷。
 4. “眼睛”：李树侗语 na¹，拉珈语 pla¹，攸佬语 la¹，毛南语 ⁿda¹，佯僾语 la¹，莫语 dja¹，锦语 da¹。
 5. “买”：攸佬语 hyəi³，毛南语 ⁿdje³，佯僾语 re³，莫语 djai³，锦语 dai⁶。
 6. “柴”：李树侗语 li⁵，毛南语 ⁿdit⁷，佯僾语 rət⁷，莫语 dit⁷，锦语 dit⁹。
 7. “香”：李树侗语 naŋ¹，攸佬语 myaŋ¹，拉珈语 plaŋ¹，毛南语 ⁿdaŋ¹，佯僾语、锦语 laŋ¹，莫语 djaŋ¹。
 8. “黄蜂”：攸佬语 tən¹，佯僾语 kren¹，莫语、锦语 din¹。

曾晓渝（2004:50, 2013）将以上词例声母的水语早期形式构拟为 *nt，认为读这类声母的关系词例的声调均为单数调，在原始侗水语中应该是清音，现代水语部分调查点关系词读送气塞音源于鼻冠音的演变，并指出部分水语调查点中出现的 1 可能是 ⁿd 演变的结果。黄勇（2002:64）据李树侗语的读音，将词例“眼睛”“香”的原始侗语声母构拟为 *nt。

梁敏、张均如（1996:98-100）将该类声母原始侗台语形式构拟为鼻复辅音 *NCr/*NC，包括 *ntr、*ndl、*nt 等。杜冠明（Thurgood 1988）将其原始侗水语形式拟为 *Cr/*Cl，并指出水语这类鼻冠音来源于后期音变，同时认为现代侗水语的送气成分源于原始侗水语的留存。

除词例“矮”“短”外，以上词例在侗语调查点中均有鼻/边音和塞音的对应。这些词例在陈团、中寨以及李树侗语中多读为鼻、边音，其他调查点多读为塞音。其中，词例“黄蜂”在侗语和仫佬语中还形成了鼻、边音和塞音的对应。参考前述双唇部位声母表现，这些词例在早期侗水语阶段的声母形式也应该是复辅音。

目前掌握的侗水语材料中尚未看到词例“矮”“短”有读鼻音的情况。参考朱晓农、寸熙（2006）关于清浊音变圈的研究，以上词例声母表现反映的很有可能是 th/t (送气调) > d > ⁿd 的音变过程。但从侗语群相关词例表现看，该音变过程有待商榷。王均、郑国乔（1980:12-13）、何彦诚（2006）分别指出下里仫佬语、下坎侗语存在前喉塞音声母。比较发现以下关系词例三洞水语的鼻冠音与下里仫佬语的前喉塞音、下坎侗语搭配单数送气调的前喉塞音对应。

汉义	三洞水语	章鲁侗语	李树侗语	下坎侗语	下里仫佬语	东门仫佬语
眼睛	ⁿ da ¹	ta ¹	na ¹	?da ^{1'}	?ba ¹	la ¹
池塘、潭	ⁿ dam ¹	tam ¹	—	?dam ^{1'}	?dam ¹	lam ¹
咱们	ⁿ dau ¹	tau ¹	lau ¹	?dau ^{1'}	—	hyau ¹
短	ⁿ djin ³	tən ^{3'}	θən ³	?din ³	—	hyən ³

上例存在 ⁿd 与 ?d、t/th、n/l/ł 及 hy 的对应，看似可以形成清浊音变圈。王均、郑国乔（1980:12-13）、何彦诚（2006）提到下里仫佬语和下坎侗语中，青壮年多把 ?d 念为 1。但下里仫佬语的前喉塞音多与其他仫佬语的清化音或送气音对应，下坎侗语多与单数派生调搭配。韦名应（2015）分析毛南语前喉塞音声母与声调的关系时指出，前喉塞音声母的弱化导致毛南语声调产生了“阴调类 > 派生调 > 阳调类”的演变。这一观点虽可以解释下坎侗语前喉塞音声母读单数派生调的情况，但对其他侗语群语言点中出现的送气成分，或清不送气塞音搭配单数派生调的情况，音变过程还有待讨论。从现有的语言材料来看，以上词例早期形式中应该有送气成分或送气特征存在。但从目前亲属语言的表现看，尚无法确认送气成分的来源。此外，黄行（2012）也提出前喉塞浊塞音源于清音声母浊化的推测不符合语音的音变共性。

由此本文认为以上音变并不是简单由前喉塞音（内爆音）向同部位鼻、边音的变化导致的声母和声调变化。诸如李树侗语 na⁵ “蝗虫”、仫佬语 la¹ “眼睛”这样的清化音声母，更有可能来自于早期复杂辅音声母^①的变化。

下坎侗语前喉塞音声母搭配单数派生调的情况，除上述韦名应（2015）的分析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来源。鼻音在发音过程中也可产生气流，因此下坎侗语的前喉塞音也可能来源于前置鼻音声母的演变，即 *nt > ?d。此处鼻音 *n- 对 *-t 产生影响，导致鼻音脱落、声带振

^① 参考黄行（2012）侗台语内爆音声母源于复杂有标记音的判断，本文据此提出复杂辅音声母的概念。复杂辅音包括复辅音、多重标记辅音以及由多个辅音构成但音位划分为单辅音类的音（如鼻冠音）。

动转移至塞音 t，鼻音产生的送气特征保持、清音浊化，同时 n 弱化为喉音 ?。

因此，这类关系词例在原始侗水语时期的声母形式应该不是送气塞音或者以送气塞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声母。

再看前喉塞音与清塞音的关系。表 3 是下坎侗语中读 ?b、?d 的关系词例在其他侗语调查点中的表现。下坎侗语的 ?b、?d 在除陈团和中寨以外的其他侗语调查点中，均与搭配单数调的清塞音 p、t 和擦音 s、w 对应。

表 3 侗语各方言土语与下坎侗语声母 ?b/?d 有关的词例

汉义	章鲁	岩洞	水口	陈团	平等	邦寨	中寨	大同	注溪	下坎
眼睛	ta ¹	ta ¹	ta ¹	na ¹	ta ¹	ta ¹	na ¹	ta ¹	ta ¹	?da ^{1'}
刺 ^{名词}	sun ^{1'}	sun ¹	sun ¹	nun ¹	sun ^{1'}	son ¹	wun ¹	sun ¹	tsun ^{1'}	?dun ^{1'}
池塘	tam ¹	tam ¹	tam ¹	nəm ¹	tam ¹	təm ¹	—	—	təm ¹	?dam ^{1'}
叶子	pa ⁵	wa ⁵	pa ⁵	pa ⁵	?ba ⁵					
火	pui ¹	pui ¹	pi ¹	wi ¹	wi ¹	wi ¹	wi ¹	pi ¹	wi ¹	?bi ^{1'}
灰烬	puk ^{9'}	phuk ⁹	phuk ⁹	phuk ⁹	puk ^{9'}	phu ^{9'}	uk ⁹	puk ^{9'}	wuk ⁹	?buk ⁷

类似的对应情况在吴、粤语中也存在。陈忠敏（1991）指出，吴语南汇话和温州话的前喉塞音一般演变为同部位清不送气塞音 p 和 t，粤语容县话则变为对应的浊塞音 b 和 d。但是，侗语与吴、粤语不同。南汇话本身不存在清不送气塞音 p 和 t，容县话也不存在 b 和 d。两个汉语方言前喉塞声母变异后，不影响音位系统的格局。但侗语本就存在清不送气的 p 和 t，前喉塞音 ?b 和 ?d 如仍朝着清塞音方向演变，显然不是音系格局造成的结果。此外，诸如“刺”“灰烬”等词例还存在送气特征。因此，侗语中的这类清塞音不太可能全部是由类似下坎侗语这样的前喉塞音演变而来的，更合理的来源可能是早期复杂辅音的简化。

表 3 词例中，陈团侗语的 n 和下坎侗语的 ?d 存在对应关系。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陈团侗语的这个 n 不具有清化特征，因此不排除其由前喉塞音变化而来的可能。但参考李树侗语和仫佬语的情况，其来源于早期复杂辅音的可能性更大。

表 2 中，“蝗虫”“眼睛”“香”等关系词例，拉珈语声母大多为 pl，较为特殊。梁敏、张均如(1996:337-338)依据其与柳江壮语的表现，将这些词例的原始侗台语声母构拟为 *mpr。但它们与表 1 中“穗”“蚂蟥”等词例表现差异巨大，目前尚未得知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依据相关词例在亲属语言中的表现，推测“蝗虫”“眼睛”“香”读 pl 应该是拉珈语与其他语言接触变异的结果，原始侗水语这些词例的声母形式不应是 *mpr，而与齿龈位置辅音有关。

至此，结合以上对现代侗水语关系词例的演变分析和前文对 *mp、*mpl/r 的讨论，可将“矮”“短”声母的原始侗语形式构拟为 *tr，原始水语形式构拟为 *ndr；将“蝗虫”“眼睛”“买”“柴”“香”“黄蜂”声母的原始侗语形式构拟为 *ntl/r，原始水语形式构拟为 *ndl/r。同时，将它们的原始侗水语形式构拟为 *Nt、*Ntl/r，其中的前置鼻音 *N 可能是带有清化或喉塞标记的。现代水语读鼻冠音是复辅音简化的结果，而现代侗语读音的表现则是复辅音循着不同方向简化导致的。

（三）软腭、小舌部位声母

软腭和小舌部位的鼻冠音声母主要有 ^ŋg 和 ^ŋG 两个，是侗水语中不太常见的鼻冠音声母

类型。除毛南语存在这两个音位外，李方桂（2008）将水语这两类声母记为 γ 和 κ ；曾晓渝（2004:47-54）和康蔼德、潘兴文等（2014:86-89）则将部分水语材料记为 ^ng 、 κ 或 ^nG 。

表4 桐水语支中与水语软腭、小舌部位鼻冠音声母有关的词例

汉义	原始 桐水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独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九阡	交梨	板良
凉快	—	kan ^{5'}	—	—	—	—	—	?an ^{5'}	$^n\text{gan}^5$	yan^5	$\tilde{\text{hjan}}^5$	kan ⁵
蜘蛛	—	ŋo ²	ŋo ²	nə ²	ŋo ²	ŋo ²	—	ŋo ²	$^n\text{go}^1$	yo ¹	—	ŋɔ ²
家	*hranA	jan ²	jan ²	fan ²	jan ²	yan ²	an ²	jan ²	$^n\text{gan}^2$	yan^2	$^n\text{gan}^2$	$^n\text{gan}^2$
喝	—	wəm ⁴	wum ⁴	fəm ⁴	həm ⁴	yəm ⁴	—	jəm ⁴	$^n\text{gom}^4$	yom^3	$^n\text{gom}^4$	$^n\text{gom}^4$
芝麻	—	?an ¹	qan ¹	ŋan ¹	qan ¹	?an ¹	ŋan ¹	?an ¹	$^n\text{gan}^1$	ka ¹	—	$^n\text{gan}^1$
蘑菇	*hjlaA	la ²	qa ²	ka ²	qa ²	?a ²	ka ²	?a ²	$^n\text{ga}^1$	ka ¹	ka ¹	qa ²
扁担	*hjlanA	lan ²	qan ²	ŋan ²	qan ²	?an ²	kan ²	?an ²	$^n\text{gan}^1$	ka ¹	ka ¹	qan ²
雉鸡	*hjlanB	?an ⁶	qan ⁶	?an ⁶	qan ⁶	?an ⁶	haŋ ⁶	?an ⁶	$^n\text{gan}^5$	kaŋ ⁵	kaŋ ⁵	qan ⁶

注：1.“凉快”：拉珈语 lieŋ³。

2.“蜘蛛”：拉珈语 cho¹，毛南语 ndu¹，佯僾语 tau¹，莫语 twau⁶，锦语 twau¹。

3.“家”，部分词义为“房屋”：仫佬语 yəm²，毛南语、锦语 jan¹，佯僾语 ram²。

4.“喝”：佯僾语 ro:m⁴，莫语 zəm³。

5.“芝麻”：仫佬语 ŋaxn¹，毛南语 $^n\text{gan}^1$ ，佯僾语 yan¹，莫语、锦语 gan¹。

6.“蘑菇”，部分语言点词义为“菌子”：毛南语 $^n\text{ga}^1$ ，佯僾语 ya¹，莫语、锦语 ga¹。

7.“扁担”：拉珈语 fiən²，毛南语 $^n\text{gan}^1$ ，莫语、锦语 gan¹，佯僾语 yan¹。

杜冠明（Thurgood 1988）将以上词例原始桐水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hr 和 *hjl。曾晓渝（2004:53-54）将 ^ng 早期水语形式构拟为 *x/*χ， κ 早期形式构拟为 *q。梁敏、张均如（1996:344-345）将其原始桐台语形式构拟为 *ŋk/*ŋkl 及 *κ。参考三洞水语和毛南语词例的读音表现，该组关系词例的声母与前述两组词例一致，在原始桐水语时期也应该是鼻复辅音形式。 ^ng 可能源于原始桐水语鼻复辅音 *ŋk， ^nG 则可能源于原始桐水语中带前置鼻辅音的小舌音 *Nq。

相较于前两个发音部位，处于软腭、小舌部位的鼻冠音声母演变更快。这可能与调音位置的差异有关。处于软腭和小舌部位的声母，由于调音紧张点较为靠后，调音进程短，受声带和喉腔的影响更大。同时，软腭一小舌位置处主动发音器官灵活度较低，导致相应的鼻冠音等复杂辅音发音精确度较差。因此，这类位置的复杂辅音相较前两个位置更容易发生音变。此外，因为发音精确度低，在这类位置的复杂辅音也更易向合音简化的方向发展。

水语的鼻冠音 ^ng 在侗语调查点中存在两种对应情况。第一种与侗语调查点的鼻音对应，如“蜘蛛”侗语点大多读 ŋo²，这个 ŋ 应该是复杂辅音演变中鼻音留存的结果。陈团侗语声母为 n，反映出早期应该存在后置辅音 -l/r，形式为 *ŋl/r，ŋ 受 -l/r 影响发音部位前移形成 n。第二种是 ^ng 与 y/w 和 j 的对应，如“家”“喝”。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辅音合音化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复杂辅音中后置辅音留存。第一种情况与前述 mp 擦化为 w 类似，ŋ、g 相互影响擦化为 y/w，y 调音位置前移就成为 j。第二种情况就是 l/r 的发音收紧点周边化的结果（潘悟云 2010），即 *-l/r>j>y。水语中的 ^nG 在侗语调查点中对应 q/l/?，这也是复辅音简化的结

果，即 $nq > q > l/r$ 。

毛南语、锦语、莫语则是发生了类似水语的演变后又发生了进一步音变。“苎麻”“蘑菇”“扁担”，毛南语声母读 ŋg ，莫语、锦语读 g 。鼻冠小舌音 nG 发音较困难，发音过程中调音位置容易周边化，当调音位置前移时就变为了 ŋg ，随后 η 脱落变为 g 。“蜘蛛”，毛南语声母读 nd ，则可能是早期复杂辅音声母 ŋgr 中， r 演变为 j ， ŋg 受到 j 的影响发音位置前移并软腭化的结果，即 $*\text{ŋgr} > *\text{ŋgj} > *nd$ 。佯僾语、莫语、锦语的声母是这一过程的后续变化。

综上，可将“凉快”原始侗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kl$ ，“家”“喝”构拟为 $*r$ ，“蜘蛛”构拟为 $*ŋl/r$ ，“苎麻”“蘑菇”“扁担”“雉鸡”构拟为 $*ql/r$ ；将“凉快”“蜘蛛”“家”“喝”的原始水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ŋl/r$ ，“苎麻”“蘑菇”“扁担”“雉鸡”构拟为 $*ŋgl/r$ 。其原始侗水语形式为 $*ŋk$ 、 $*ŋkl/r$ 和 $*nq$ 、 $*nql/r$ 。此外，这批关系词例声调也存在对应关系，读鼻冠音的语言点均为单数调，读其他声母的调查点均为双数调，我们推测这类鼻冠塞音的演变可能在清浊分调前就开始了。

(四) 龚腭部位声母

除前述三类发音位置存在鼻冠音声母外，毛南语中还存在龚腭鼻冠音 nd ，如表 4 中词例“蜘蛛”，毛南语读为 ndu^1 。梁敏、张均如（1996:351-352）认为毛南语的这类鼻冠音声母来源于软腭鼻复辅音的变化。表 5 是部分毛南语声母为 nd 的词例。

表 5 侗水语支中与毛南语龚腭部位鼻冠音声母有关的词例

汉义	毛南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独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三都	羊场	基场
臭虫	$n.dinj^1$	inj^1	$qinj^1$	ηinj^1	$qinj^1$	inj^1	ηinj^1	$kinj^1$	$jiŋ^1$	$jiŋ^1$	$ŋin^1$	$jiŋ^1$
搅拌	$n.dau^1$	tau^1	—	—	ηau^1	—	—	ηau^1	$ɣau^1$	$ŋa:u^1$	—	$ɣau^1$
数 _{动词}	$n.dai^5$	jei^6	$ɣei^6$	—	—	—	—	—	jai^5	jai^5	$ŋai^6$	$ŋai^6$
和/与	$n.dam^5$	—	—	—	—	—	—	—	$?nam^5$	$?njam^5$	$ŋjam^5$	$ŋdau^5$

注：1. “臭虫”：仫佬语 $ŋinj^1$ ，佯僾语 $jinj^1$ ，莫语 $dinj^1$ ，锦语 $dinj^1$ 。

2. “搅拌”：仫佬语 $la:u^1$ ，佯僾语 $n.eu^1$ ，莫语、锦语 $ŋa:u^3$ 。

3. “数_{动词}”：拉珈语 hai^6 ，莫语、锦语 dai^5 。

4. “和/与”：佯僾语、莫语 nam^5 。

表 5 中，“臭虫”“搅拌”“数_{动词}”是侗水语关系词，“和/与”是水语群关系词。“臭虫”“搅拌”“数_{动词}”与前文词例“蜘蛛”表现类似，毛南语的 nd 与 ŋg 、 η 、 n 、 $ɣ$ 、 j 等对应。参考对“蜘蛛”的分析，毛南语这三个词例的声母应该来源于发音位置处于软腭部位且带后置辅音 l/r 的复杂辅音，推测其原始侗水语形式为 $*ŋgl/r$ 。 nd 源自于受 $-l/r$ 影响后发音位置前移的 ŋg ，即 $*\text{ŋl/r} > *\text{ŋgj} > nd$ 。词例“和/与”，声母 nd 则与 ndj 、 nj 、 n 、 $?n$ 对应。来源肯定不是软腭鼻冠音，而应该是齿龈音 nd 腭化后，发音位置周边化的结果，可能存在音变过程 $ndj > nd$ 。

据此认为原始侗水语中不存在龚腭部位带有鼻音的复杂辅音声母，毛南语的 nd 源自其他鼻复辅音的演变。参考水语、拉珈语和仫佬语表现，推测该鼻复辅音也应是有标记的。

综合以上四组鼻冠音声母的讨论，本文认为在原始侗水语时期这类声母形式是带有鼻音音质的复杂辅音。随着原始侗水语内部语言的不断分化，这类复杂辅音声母朝着不同的音变

方向演化。水语群向鼻冠音声母方向发展，侗语群则多由复辅音脱落简化等方向演变为其他形式。对于黄行（2012）提出的这类复杂辅音声母应该是有标记的，目前可以从侗水语支语言声母和声调的表现上看到一些痕迹，但尚需更多材料加以佐证。

二 前喉塞音声母

前喉塞音作为原始侗台语重要的声母类型，在现代侗台语族语言中大都保留着一些痕迹。如壮语、布依语、傣语中均存在该类声母，且与清不送气塞音、清送气塞音形成对立。原始台语（Li 1977:254-257）、原始侗台语（梁敏、张均如 1996:72）所构拟的塞音系列均包括两种前喉塞音声母。朱晓农（2006）专门对这类声母进行了实验分析，确定其是一类气流机制特殊的非肺部音，而并非是“喉塞音+浊塞音”的形式。但韦名应（2015）依据对毛南语 ?b 和 ?d 的实验分析，提出侗台语的这类声母和其他喉塞音声母 ?、?m、?n、?ŋ、?j、?w 等属于同一系列，具有相同的音系地位。本文并不讨论侗水语这类声母的实际音值，仍将其表述为“?+浊塞音”，以便综合分析其演变情况。

侗水语中，水语、毛南语、佯僙语和莫语还保留较多前喉塞音音位（曾晓渝 2013；韦名应 2015；龙海燕、潘吉艳 2022）。侗语群中，下里佬语存在前喉塞音（岳静 2004）。现代侗语中仅下坎侗语还存在前喉塞音，其他方言土语只能从部分关系词例的对应表现以及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窥见该类声母的遗存（石林 1997:206-216；龙耀宏 2012:148）。学界普遍认为侗台语中此类声母只有 *?b 和 *?d 两种，且目前也未观察到其他发音部位存在该类塞音声母，故本文仅对这两套声母展开讨论。以下是部分与之相关的侗水语关系词例。

表 6 现代侗水语中与水语前喉塞浊塞音有关的词例

汉义	原始 侗水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贯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都江	交梨	板良
天空	*bunA	mən ¹	mən ¹	mən ¹	mən ¹	wən ¹	mən ¹	mən ¹	?bən ¹	m̩bən ¹	m̩bən ¹	mən ¹
井	*bunB	mən ⁵	mən ⁵	mən ⁵	mən ⁵	mən ⁵	mən ⁵	mən ⁵	?bən ⁵	m̩bən ⁵	m̩bən ⁵	mən ⁵
水獭	*bjanC	mjan ^{3t}	mjan ³	mjen ³	mjan ³	nən ³	—	mjan ^{3t}	?bjan ³	m̩bjan ³	m̩bjan ³	man ³
拧	*bju:tD	mjut ^{9t}	mjət ⁹	jut ⁹	mjut ⁹	nət ⁹	njət ⁹	mjut ⁹	?bjit ⁷	m̩bjit ⁷	—	mjt ⁷
郁闷	*bja:B	mja ⁵	—	mja ⁵	mja ⁵	—	—	—	?bjə ⁵	m̩bjə ⁵	m̩bie ⁵	mja ⁵
获得	*dfaiC	li ³	ləi ³	li ³	li ³	ni ³	li ³	?dzi ³	n̩dzi ³	n̩dei ³	li ³	—
好	*dfa:iA	lai ¹	lai ¹	lai ¹	lai ¹	lai ¹	lai ¹	?dai ¹	n̩dai ¹	n̩dai ¹	lai ¹	—
簸箕	*dfuŋC	lon ³	lon ³	lon ³	lon ³	lon ³	lon ³	?dəŋ ³	n̩dəŋ ³	n̩dəŋ ³	lon ³	—
聋	*dfakD	lək ⁷	lək ⁷	—	lək ⁷	—	—	?dək ⁷	n̩dak ⁷	n̩dək ⁷	lak ⁷	—
森林	*dfuŋA	lon ¹	lon ¹	—	lon ¹	—	—	lon ¹	?dəŋ ¹	n̩dəŋ ¹	n̩dəŋ ¹	—

注：1.“天空”：佬语、锦语 mən¹，毛南语 bən²，拉珈语 bon¹，佯僙语 ?mun¹，莫语 ?bən⁶。

2.“井”：佬语 mən⁵，毛南语 bən⁶，佯僙语、锦语 bən⁵，莫语 ?bən⁵。

3.“水獭”：毛南语 bjən⁴，莫语 ?bi:n³，锦语 bin³。

4.“拧”：毛南语 bit⁸，佯僙语 ?mit⁷，锦语 bit⁷。

5.“郁闷”，部分语言点词义为“烦闷”：莫语 ?bi⁵。

6. “获得”：仫佬语 lai³，毛南语 dai⁴，拉珈语 li³，佯僙语、锦语 dai³，莫语 ?dai³。
7. “好”：仫佬语 i¹，毛南语 dai²，拉珈语 lai¹，佯僙语、锦语 dai¹，莫语 ?dai⁶。
8. “簸箕”：仫佬语 lɔŋ³，毛南语 dɔŋ⁴，拉珈语 loŋ³，佯僙语 dɔŋ³，莫语 ?dɔŋ³，锦语 doŋ³。
9. “聋”：仫佬语 lak⁷，毛南语 dak⁸，拉珈语 jak⁷，佯僙语、锦语 dak⁷，莫语 ?dak⁷。
10. “森林”，侗语调查点词义为“深山”：毛南语 dɔŋ²，佯僙语 dɔŋ¹，莫语 ?dɔŋ⁶。

从关系词例表现看，三洞水语的前喉塞音 ?b 与侗语的 m 对应，前喉塞音 ?d 与 l 对应。水语内部，板良水语的读音表现与侗语一致，都江、交梨水语则读为与 ?b、?d 同部位的鼻冠塞音。亲属语言中，仫佬语、拉珈语表现与侗语一致，佯僙语、锦语表现与水语一致。此外，对于关系词例中毛南语读双数调的情况，韦名应（2015）认为是 ?b 和 ?d 弱化后声调产生派生调，后又与双数调合并的结果。

水语内部关系词例存在 ?b/?d、^mb/ⁿd 和 m/l 的对应。曾晓渝（2004:49-51, 2013）、康蔼德、潘兴文等（2014:70-72）、龙海燕、潘吉艳（2022）均认为水语这类关系词声母演变是 ?C>~C 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阻音转移合并后鼻化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塞音受前喉塞的影响部分转变为鼻音，前喉塞成分消失（朱晓农、寸熙 2006），即 *?C>*?NC>*~C>N，鼻冠音声母来源于前喉塞音的变化，随后演变为同部位的鼻、边音。

对于水语群其他语言，除部分词例佯僙语读带前喉塞的鼻音外，关系词例在毛南语、锦语、莫语均读前喉塞音或浊塞音。曾晓渝（2013）认为这些语言中的浊塞音声母应该是演进的最后阶段，是鼻冠音或鼻音塞化的结果。但依据韦名应（2015）对毛南语的分析，另一条音变路径也可能存在，即先喉塞音中前喉塞成分弱化，先喉塞音直接转变为浊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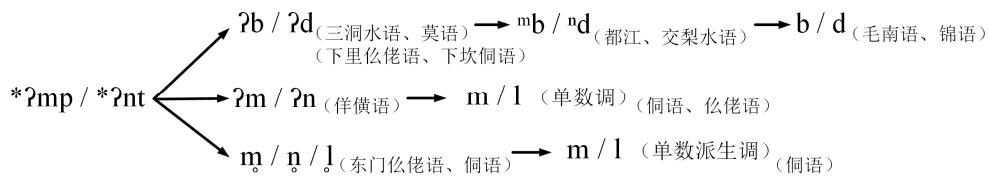
侗语各调查点和板良水语对应大致相同，关系词例声母也读 m 或 l。李方桂（Li 1977:68、107）指出，原始台语声母 *?b 剥隘壮语均读为 m，*?d 剥隘壮语均读为 n，*?b 所对应的克木语中的早期暹罗语和僚语借字均读为 ?m；并认为前喉塞音声母在剥隘壮语中读鼻音是前喉音 *?- 对塞音作用，塞音鼻化的结果，即 *?C>N。陈忠敏（1989）也指出台语支的布依语、傣语中存在类似的对应关系。但从前文“齿龈部位声母”的讨论看，现代侗语群的个别语言点中虽然还存在前喉塞音，但这类前喉塞音不太可能向清塞音方向演变。如“水獭”，岩洞侗语的声母为清化鼻音，这个清化音特征显然不太可能来自前喉塞音的鼻化。

若按前述水语前喉塞音的演变关系，板良水语的 m/l 肯定来源于鼻冠音 ^mb 或 ⁿd 的鼻、边音化。那么侗语各调查点的读音是否与板良水语一致，也来源于鼻冠音的鼻、边音化？这种可能性较低，主要是在同一音变链中，处在不同音变节点位置的语言不太可能出现完全一致的变化。参考前文对于陈团侗语声母的讨论，其更有可能是早期复杂辅音简化的结果。

仫佬语的读音表现与侗语类似。前面提及下里仫佬语浊塞音在东门仫佬语中大多读为鼻、边音或者相应的清音或腭化音，但关系词例与水语、壮语的浊塞音词例并不完全对当（王均、郑国乔 1980:12-13），这看似与李方桂（Li 1977）所述剥隘壮语对应关系相近。但三洞水语的前喉塞音在仫佬语中多对应清化音或腭化音，与台语支前喉塞音与浊鼻音对应在鼻音标记上不一致，因此演变过程应有差异。根据下里仫佬语、下坎侗语与侗语群其他语言点的对应情况，以及其他同语族语言的表现，推测侗语群中这类声母可能存在两条不同的演变路径。一条与三洞水语、莫语类似，由复杂辅音演变为前喉塞音，如下里仫佬语、下坎侗语；另一条是复杂辅音演变为前喉塞或清化鼻音的过程，前喉塞/清化标记可能源于塞音或后置辅音的弱

化，但尚需更多材料加以论证。这种演变差异的形成是不同地区语言接触情况不同造成的。

前面提到黄行（2012）提出侗台语的内爆音可能来源于原始南岛语/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假设。依据上述词例在各侗水语支内部的对应情况，以上现代侗水语读前喉塞音的关系词例读音表现支持黄行（2012）的假设。这些关系词例在原始侗水语时期的声母形式应该为带鼻音的复辅音。关系词例中部分语言的 m/l 声母可能来源于原始共同语中鼻复辅音的变化。同时，根据侗语群各语言声调的表现和佯借语声母的表现，这类鼻复辅音声母中的鼻音应该是存在标记的。其声母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其他学者也对侗语前喉塞音的演变情况和来源进行过讨论，如龙耀宏（2012:141-163）曾指出邦寨侗语 ? 与水洞侗语 t、小广侗语 q 以及都岭侗语 s 对应，并推测以上对应可能来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演变。但从自然音变过程来看，邦寨侗语的 ? 很有可能是塞音声母弱化或者小舌塞音喉音化的结果，不太可能来自古代前喉塞复辅音声母的留存，侗语中这类对应关系所反映的早期声母应该不是带有前喉塞音的复辅音。

此外，比较表 1、2 和 6 中关系词例的声调可知：在无前喉塞音出现的词例中，如“栽种”，读鼻冠音的语言点均搭配单数调，读其他声母的多与双数调搭配；在有前喉塞音的词例中，如“天空”，所有侗水语均搭配单数调。这样看来，虽然原始水语时期以上词例的声母有可能均读为鼻冠塞音，但内部仍存在分别。同时，通过声调搭配差异也可看出，在原始侗水语时期存在两类不同的复辅音声母。

三 带前喉塞的鼻音声母

除鼻冠音和前喉塞音外，侗台语中还存在数量众多的喉塞音声母，包括 ?、?m、?n、?ŋ、?j、?w 等，其中带前喉塞鼻音也是侗台语族重要的声母类型。张均如（1987）、张均如等（1999:75）指出，壮语 ?b、?d 的音系地位和清声类性质由喉塞音决定。石林（1997:145-153）讨论了原始侗语的鼻音形式，认为原始侗语存在三套鼻音，其中前喉塞鼻音与阴调类有关。韦名应（2015）提出侗台语中带有喉塞音的声母类均属同一系列，音系地位相同。故也将这类相关的前喉塞鼻音声母纳入讨论中。

在侗水语支中，水语群的三洞水语、都江水语、毛南语和佯借语中保留有前喉塞鼻音声母。侗语群各语言未发现前喉塞鼻音声母留存，但从关系词例在现代侗语内部的读音表现上还能看到一些踪迹（石林 2019:24-30）。

表 7 侗水语支中与前喉塞鼻音有关的词例

汉义	原始 侗水语	侗语							水语			
		章鲁	岩洞	陈团	独洞	小广	中寨	邦寨	三洞	都江	潘洞	板良
菜	*?maA	ma ¹	?ma ¹	?ma ¹	ma ¹	ma ¹						

侗水语的鼻冠音与前喉塞音声母

厚	*?naA	na ¹	?na ¹	?na ¹	na ¹	na ¹						
夜晚	*?namB	nam ⁵	?nam ⁵	?nam ⁵	nam ⁵	nam ⁵						
芝麻	*?ŋraA	ŋa ¹	ŋa ¹	—	ŋa ¹	ŋa ¹	ŋa ¹	—	?ŋa ¹	?ŋa ¹	ŋa ¹	ŋa ¹

注：1. “菜”：仫佬语、锦语 ma¹，毛南语、佯僙语 ?ma¹，莫语 ma⁶。

2. “厚”：仫佬语、毛南语、锦语 na¹，佯僙语 ra²，莫语 na⁶。

3. “夜晚”：毛南语 ?nam⁵，莫语 nam⁵。

4. “芝麻”：拉珈语 nje²，毛南语 ?na¹，锦语、莫语 ja¹。

关系词例中，三洞、都江水语的前喉塞鼻音与其他语言的常态鼻音对应，且绝大部分语言均读单数声调。推测这些搭配单数调的浊鼻音声母可能来源于早期带前喉塞的鼻音声母。侗水语中这类声母的演变，主要是由有标记音向无标记音演变。前喉塞鼻音中的前喉塞成分属于有标记成分，在自然音变过程中极易向无标记的浊鼻音方向发展。“芝麻”，拉珈语和毛南语声母为 n，则是软腭鼻音受到后置辅音或介音影响，调音位置前移的结果。

梁敏、张均如（1996:71）提出原始侗台语的鼻、边音系统包括清鼻、边音，浊鼻、边音以及带前喉塞的鼻、边音 3 类。以侗语为例，也存在单数调、双数调和单数派生调 3 类声调，龙润田（2018）认为侗语这 3 类声调分别与声母的清浊和送气有关。且清鼻、边音与单数派生调对应，清化特征可能是派生调出现的来源（龙润田 2022）。至于常态鼻音和前喉塞鼻音与单双数声调的对应关系，韦名应（2015）认为前喉塞 ? 表示持阻阶段声带规则、紧张，声门气压持续快速增大，使得音节起音较高，实现高声调的目标。这很好地解释了前喉塞鼻音与单数调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发音过程中，受到前喉塞音的影响，声带规则振动，实现类似于“清高浊低”中高声调的目标。因此这类声母在现代侗语、水语中均读为单数调。

侗台语中与单数调和单数派生调搭配的鼻音声母早期来源均与有标记鼻音相关（龙润田 2021），至于喉塞和清化两类鼻音标记在侗水语声调演变中的作用差异，尚待进一步研究。

四 结 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近年来调查新获取的侗语材料和公开的水语材料，对现代侗水语鼻冠音、前喉塞音和喉塞鼻音声母进行了讨论分析。本文支持黄行（2012）“内爆音非来自普通清音而是来自复辅音等复杂的有标记音”的假设，认为侗水语的鼻冠音和前喉塞音来源于原始侗水语中包括鼻复辅音在内的复杂辅音声母。随着原始侗语和原始水语分化，依据鼻音形式的不同，这些复杂辅音朝着不同的音变方向演变发展。水语群语言朝着合音简化方向演变，发展为前喉塞音或鼻冠音；侗语群语言则多往复辅音脱落简化的方向发展，演变为清塞音或相应部位的鼻、边音。曾晓渝（2013）指出简化是水语声母演变的趋势，这一过程由水语的内爆音开始。就本文所观察到的侗水语声母共时表现而言，水语的简化演变也是侗水语该类声母演变的共同特点，这个过程从复辅音声母存在时就开始了。

从本文讨论和构拟的原始语形式可推测：以上声母的演变过程中，侗语群和水语群演变的最大差异在于侗语群语言不存在鼻冠音声母。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原始侗水语的复辅音在不同语群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不同方向的音变，深层原因可能是不同语言族群对这类复

杂辅音中各音质的认知存在差异造成的。水语群语言的演变过程多突出复辅音中基本辅音的音位特征，朝着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弱化、基本辅音留存的方向发展，形成鼻冠音声母；侗语群语言则不突出基本辅音的音位特征，多往鼻音留存、塞音脱落或合音化的方向演变。

此外，现代侗水语支各语言所呈现出的不同浊塞音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原始侗水语复辅音中前置鼻音的差异造成的。原始水语的鼻冠音可能来自前置辅音为浊鼻音的复辅音，原始水语的前喉塞音则可能来自前置辅音为前喉塞鼻音的复辅音声母。

参考文献

- 陈忠敏. 1989. 《汉语、侗台语和东南亚诸语言先喉塞音对比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陈忠敏. 1991. 《论台语声母 ?b、?d 的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
- 陈忠敏. 1995. 《作为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和分布》，《民族语文》第3期.
- 何彦诚. 2006. 《侗语下坎话概况》，《民族语文》第5期.
- 洪 波. 1991. 《台语声母 ?b、?d 的变异》，《民族语文》第1期.
- 黄 行. 2012. 《内爆音声母探源》，《民族语文》第2期.
- 黄 勇. 2002.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康蔼德、潘兴文等. 2014. 《水语调查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李方桂. 2008. 《李方桂全集 6·水话词汇》，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梁 敏. 2009. 《毛南语简志》，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
编委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叁）》第623-69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龙海燕、潘吉艳. 2022. 《水语的内爆音》，《民族语文》第5期.
- 龙润田. 2018. 《侗语声调演变的合并趋势探析》，《贵州民族研究》第9期.
- 龙润田. 2021. 《侗台语的 m 声母》，《民族语文》第4期.
- 龙润田. 2022. 《侗语的清鼻音和清边音》，《民族语文》第1期.
- 龙耀宏. 2012. 《侗语方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倪大白. 1980. 《谈水语全浊声母 b 和 d 的来源》，《民族语文》第2期.
- 倪大白. 1984. 《莫话浊塞音声母 b-、d- 的演变和语言的自然补偿现象》，《民族语文》第5期.
- 倪大白. 1996. 《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及演变》，《民族语文》第3期.
- 潘悟云. 2010. 《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民族语文》第1期.
- 石 林. 1997. 《侗台语比较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石 林. 2019. 《侗语语音语法及名物的多视角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 均、郑国乔. 1980. 《仫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韦景云. 2015. 《板田壮语几个音变特征及其演化路径》，《民族语文》第5期.
- 韦名应. 2015. 《毛南语 ?b、?d 声母与声调》，《民族语文》第6期.
- 邢 凯. 1995. 《原始侗水语构拟中的前置辅音假说》，《民族语文》第5期.
- 邢 凯. 1999. 《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民族语文》第1期.
- 杨通银. 2000. 《莫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岳 静. 2004. 《黄金镇仫佬语概况》，《民族语文》第4期.
- 曾晓渝. 2004. 《汉语水语关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曾晓渝. 2013. 《水语浊塞音声母的内部差异及演变》, 《民族语文》第 2 期.
- 张均如. 1987. 《壮语文麻土语的音类演变》, 《民族语文》第 5 期.
- 张均如、梁 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 1999. 《壮语方言研究》,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朱晓农. 2006. 《内爆音》, 《方言》第 1 期.
- 朱晓农、寸 熙. 2006. 《试论清浊音变圈——兼论吴、闽语内爆音不出于侗台底层》, 《民族语文》第 3 期.
- Edmondson, Jerold A. and Quan Yang. 1988. Word-initial preconsonants and the history of Kam-Sui resonant initials and tones. In Jerold A. Edmondson and David B. Solnit (eds.), *Comparative Kadai: Linguistic Studies Beyond Tai*, pp: 143-166.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13.
-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ddieson, Ian. 2013. Glottalized consonant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als.info/chapter/7>.
- Silverman, D. 1995. Optional, conditional, and obligatory prenasalization in Bafanji.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25:57-62.
- Thurgood, G. 1988. Not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Kam-Sui. In Jerold A. Edmondson and David B. Solnit (eds.), *Comparative Kadai: Linguistic Studies Beyond Tai*, pp: 179-218.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renasalized and Pre-glottalized Initials in Kam-Sui Languages

LONG Runtian

[Abstract] Prenasalized and pre-glottalized plosive (implosive) initials are still retained in some Kam-Sui languages, which serve as distinctive consonant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language branch. Through analysi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related words in Kam language data newly obtained and Sui language data from published sources, we argue that the prenasalized and pre-glottalized plosives in modern Kam-Sui languages originate from prenasalized consonant clusters in Proto-Kam-Sui, and explain related sound changes from Proto-Kam-Sui to modern Kam-Sui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renasalized plosives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Proto-Kam and Proto-Sui, and is also the cause for phonetic differences of related words in modern Kam-Sui language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nonlinear sound changes of consonant cluster initials in Proto-Kam-Sui.

[Keywords] prenasalized plosive pre-glottalized plosive (implosives) Proto-Kam-Sui sound evolution

(通信地址: 510632 广州 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